

唐荆川左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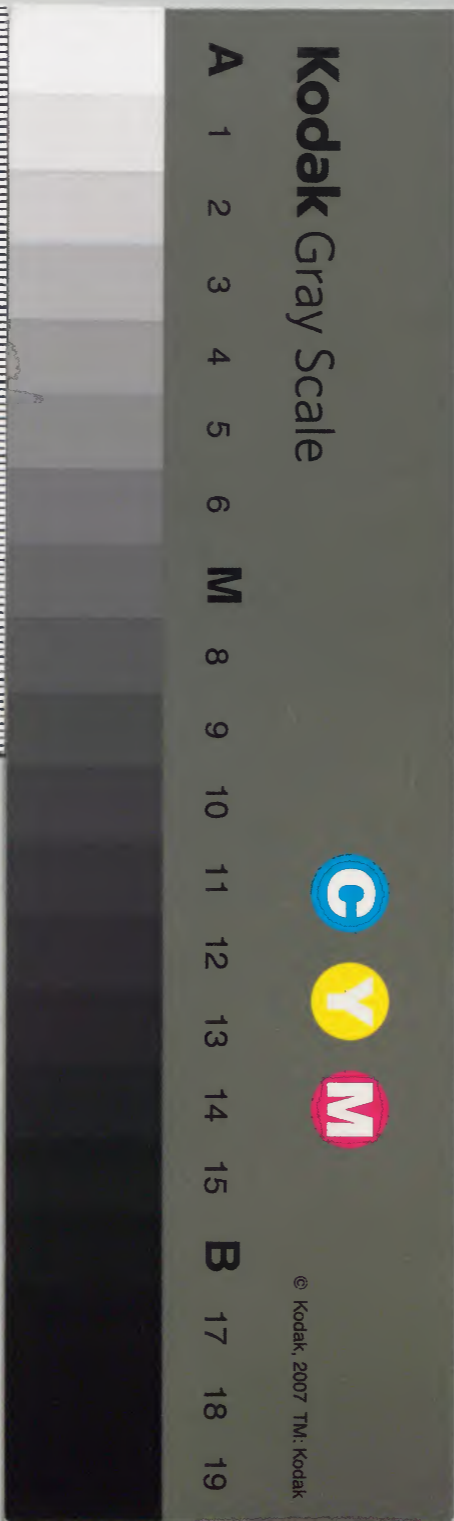
九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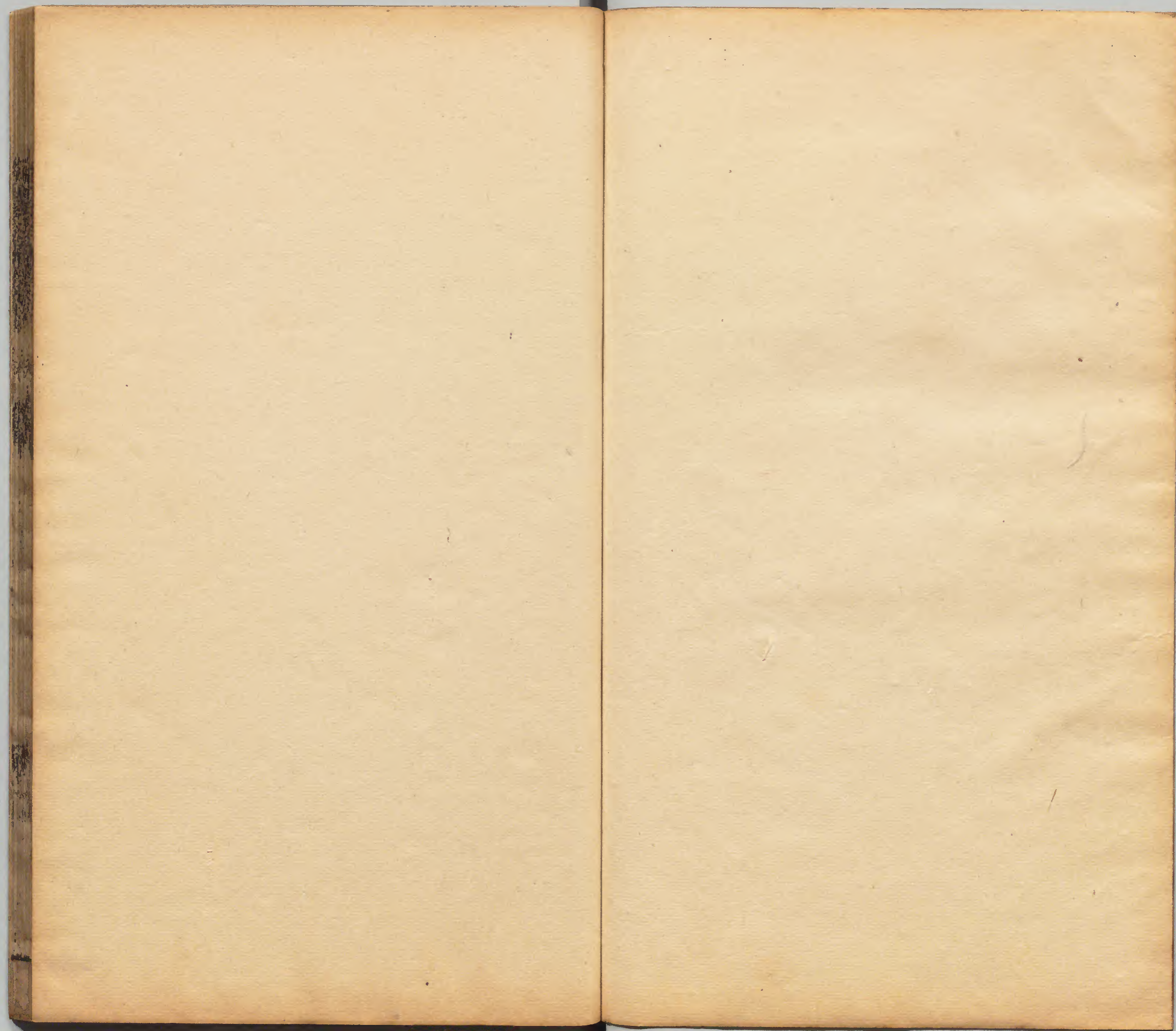


庫文閣内			
函	冊	號	類
二九	一四〇	二〇〇〇	漢書

庫文閣内			
函	冊	號	類
二九	一四〇	二〇〇〇	漢書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000
冊數	140 (96)
函號	290 1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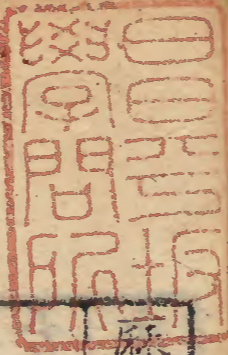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九十七

漢公孫瓚

公孫瓚遼西令支人也家世二千石瓚以母賤遂為郡小吏為人美姿貌大音聲言事辨慧太守奇其才以女妻之后從涿郡盧植學於緱氏山中畧見書傳舉上計吏太守劉君坐事檻車徵官法不聽吏親近瓚乃改容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御車到洛陽太守當徙日南瓚具豚酒於北芒上祭辭先人語辭祝曰昔為人子今為人臣當請日南日南多瘴氣恐或不還便當長辭墳塋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觀者莫不歎

淺草文庫



息既行於道得赦還郡舉孝廉除遼東屬國長史嘗
從數十騎出行塞下卒逢鮮卑數百騎瓚退入空亭
約其從者曰今不奔之則死盡矣乃自持兩刃矛馳
出衝賊殺傷數十人瓚左右亦亡其半遂得免以瓚
督烏桓突騎降虜校尉封都亭侯復兼領屬國長
史職統戎馬連接邊寇每聞有警瓚輒厲色憤怒如
赴仇敵望塵奔逐或繼之以夜戰虜識瓚聲憚其勇
莫敢抗犯瓚常與善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爲
左右翼自號白馬義從烏桓更相告語當避白馬長
史乃畫作瓚形馳騎射之中者咸稱萬歲虜自此之

後遂遠竄塞外瓚志掃滅烏桓而幽州牧劉虞欲以
恩信招由是與虞相忤初平二年青徐黃巾三十萬
衆入渤海界瓚率步騎一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
之斬首二萬餘級賊棄其車重數萬兩奔走渡河瓚
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死者數萬流血丹水收得
生口七萬餘人車甲財物不可勝數威名大震拜奮
武將軍封蒯侯初劉虞子和爲侍中獻帝因遣和潛
從武關出告虞將兵來迎道由南陽袁術聞其狀遂
質和使報虞將兵俱西瓚固止虞遣兵虞不聽瓚既
諫劉虞遣兵就袁術知術怨之乃使從弟越將千餘

騎詰術自結術遣越隨其將孫堅擊袁紹將周昕越
爲流矢所中死瓚由此怒紹遂出軍屯槃河將以報
紹遂舉兵攻紹於是冀州諸城悉畔從瓚紹懼乃以
所佩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相結而範
遂倍紹領渤海兵以助瓚瓚乃自署其將帥爲青冀
兗三州刺史又悉置郡縣守令與紹大戰於界橋瓚
軍敗還薊紹遣將崔巨業將兵數萬攻圍故安不下
退軍南還瓚將步騎三萬人追擊於巨馬水大破其
軍死者七八千乘勝而南攻下郡縣遂至平原乃遣
青州刺史田楷據有齊地紹復遣兵數萬與楷連

戰二年糧食並盡士卒疲困互掠百姓野無青草紹
乃遣子譚爲青州刺史楷與戰敗退還初劉虞不聽
瓚諫使數千騎就其子和奉迎天子而袁術竟不遣
瓚乃陰勸術執和使奪其兵自是與瓚仇怨益深和
尋得逃術還北復爲袁紹所留瓚旣累爲紹所敗而
猶攻之不已虞患其黷武且慮得志不可復制固不
許行而稍節其稟假瓚怒屢違節度又復侵犯百姓
虞所賚賞典當胡夷瓚數抄奪之積不能禁乃遣驛
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糧不周二奏交
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乃築京於薊城以備

虞虞數請瓚輒稱病不應虞乃密謀討之以告東曹掾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以公為歸謀臣爪牙不可無也瓚文武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虞乃止頃之攸卒而積忿不已四年冬遂自率諸屯兵衆合十萬人以攻瓚將行從事程緒免胄而前曰公孫瓚雖有過惡而罪名未正明公不先告曉使得改行而兵起蕭牆非國之利加勝敗難保不如駐兵以武臨之瓚必悔過謝罪所謂不戰而服人者也虞以緒臨事沮議遂斬之以徇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七時州從事公孫紀者瓚以同姓厚待遇之紀知

虞謀而夜告瓚瓚時部曲放散在外倉卒自懼不覺乃掘東城欲走虞兵不習戰又愛人廬舍救不聽焚燒急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遂大敗與官屬北奔居庸縣瓚追攻之三日城陷遂執虞盡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此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以為易地當之遂徙鎮焉乃盛脩營壘樓觀數十臨易河通遼海劉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合率州兵欲共報瓚輔以燕國閭柔素有恩信推為烏桓司馬柔招誘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

丹戰于路北斬丹等四千餘級烏桓峭王感虞恩德率種人及鮮卑七千餘騎共輔南迎虞子和與袁紹將麴義合兵十萬共攻瓚破瓚於鮑丘斬首二萬餘級瓚遂保易京開置屯田稍得自支相持歲餘麴義軍糧盡士卒饑困餘衆數千餘人退走瓚徼破之盡得其車重是時旱蝗穀貴民皆相食瓚恃其才力不卹百姓記過忘善睚眦必報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冠皆自以職分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商販庸兒所在侵暴百姓怨之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殺瓚所置長吏復與輔和兵合

於高京以鐵爲門斤去左右男女七歲以上不得入易門專侍姬妾具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令婦人習爲大言聲使聞數百步以傳宣教令疏遠賓客無所親信故謀臣猛將稍有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戰或問其故瓚曰昔我驅叛胡於塞表掃黃巾于孟津當此之時謂天下指麾可定至于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樓不攻今我諸營樓櫓千里積穀三百萬斛食此足以待天下之變建安三年袁紹復大攻瓚瓚遣子續請救于黑山諸帥而欲自將突騎直出傍

西山以斷紹後長史關靖諫曰今諸將軍士莫不懷
瓦解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戀其老小而恃將軍
為主故耳堅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出後
無鎖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瓚乃止紹漸相攻逼瓚
衆日蹙乃却築三重營以自固四年春黑山賊帥張
燕與續率兵十萬三道來救瓚未及至瓚乃密使行
人齎書告續曰昔周末喪亂僵屍蔽地以意而推猶
爲否也不圖今日親當其鋒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
舞吾樓上鼓角鳴吾地中日窮月急不遑啓處烏
歸人瀋水陵高汝當碎首於張燕馳驟以告急父

子天性不言而動且厲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起火
爲惡吾當自內出奮揚武威決命于斯不然吾亡之
後天下雖廣不容汝足矣紹候得其書如期舉火瓚
以爲救至遂便出戰紹設伏瓚遂大敗復還保中小
城自計必無全乃縋其婦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
紹兵趣登臺斬之關靖見瓚敗歎恨曰前若不止將
軍自行未必不濟言聞君子陷人于危必同其難豈
可以獨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續爲屠各所殺田
楷與袁紹戰死鮮于輔將其衆歸曹操操以輔爲度
遼將軍閻柔將部曲從曹操擊烏桓拜獲烏桓校尉

張等既為紹所敗人衆稍散曹操將定冀州乃率衆
詣鄴降拜北平將軍

袁紹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司徒湯之孫紹壯健好交
結大將軍梁冀以下莫不善之紹少為郎除濮陽長
遭母憂去官三年禮竟追感幼孤又行父服服闋徙
居洛陽紹有姿貌威容愛士養名既累世台司賓客
所歸乃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
禮輜薪柴穀填實街陌內官皆惡之中常侍趙忠言
於省內曰袁本初坐作聲價好養死士不知此兒終
欲何作叔父太傅隗聞之呼紹以忠言責之紹終不
改後辟大將軍何進掾為侍御史虎賁中郎將中平

五年初置西園八校尉以紹爲左軍校尉靈帝崩紹
勸何進徵董卓等衆軍脇太后誅諸宦官轉紹司隸
校尉及卓將兵至騎都尉鮑信說紹曰董卓雍制強
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之必爲所制其新至疲勞襲
之可擒也紹畏卓不敢發頃之卓議廢立謂紹曰天
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忿毒董侯似可今
當立之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于天下若
公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衆議未安卓按劍叱紹曰
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爲之誰敢不從
紹詭對曰此國之大事請出與太傅議之卓復言劉

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下健者豈唯董公橫刀
揖徑出懸節於上東門而奔冀州董卓購募求紹時
侍中周毖城門校尉伍瓊爲卓所信待瓊等陰爲紹
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
懼出奔非有他志今急購之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
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
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
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爲然乃遣使授紹渤海太
守初平元年紹遂於渤海起兵以從弟後將軍術冀
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

張邈廣陵太守張超河內太守王匡山陽太守袁遺
東郡太守橋瑁濟北相鮑信等同時俱起衆各數萬
以討卓爲名紹與王匡屯河內佃中潁川馥屯鄴餘
軍咸屯酸棗約盟遙推紹爲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
領司隸校尉董卓聞紹起山東乃誅紹叔父隗及宗
族在京師者盡滅之是時豪傑旣多附紹且感其家
禍人爲思報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爲名韓馥見人
情歸紹忌其得衆恐將圖已常遣從事守紹門不聽
發兵橋瑁乃詐三公移書傳檄州郡訖董卓罪惡天
子危逼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於是乃聽紹舉兵乃
謀於衆曰助袁氏乎助董氏乎治中劉惠勃然曰興
兵爲國安問袁董馥意猶深疑於紹每貶節軍糧欲
使離散明年馥將麴義反此馥與戰失利紹旣恨馥
乃與義相結紹客逢紀謂曰夫舉大事非據一州無
以自立今冀州部強實而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
將兵南下馥聞必駭懼并遣辯士爲陳禍福馥迫於
倉卒必可因馥其位紹然其言曰公益元紀即言與瓚
瓚遂引兵而至外託董卓而陰謀奪馥紹乃使外甥
陳留高幹及潁川荀彧等說馥曰公孫瓚乘勝南下
而諸郡應之袁重騎引兵東向其意未可量也竊爲

漢書卷之九十一

將軍危之憂懼曰然則爲之禁何謀曰君自料寬仁容衆爲天下所附孰若袁氏覆曰不如也臨危吐矢智勇邁於人又孰若袁氏覆曰不如也世布恩德于天下家受其惠又孰若袁氏覆曰不如也謹曰渤海雖爲郡其實州也今將軍資三不如之勢久處其上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爲將軍下也且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夫冀州天下之重資若兩軍并力兵交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爲同盟當今之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必厚德將軍公孫瓚不能復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

於太山也願勿有疑馥素性恒怯因然其計馥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舍遣子送印綬以讓紹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馥爲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引馥都尉沮授爲別駕因謂授曰今賊臣作亂朝廷遷移吾歷世受寵志竭力命興復漢室然齊桓非夷吾不能伯勾踐非范蠡無以存國今欲與卿戮力同心共安社稷將何以匡濟之乎授進曰將軍蒞冠登朝名播海內值廢立之際忠義奮發單騎出奔董卓懷懼濟河而北渤海稽服擁一郡之卒提冀州之衆威凌河朔名重天下若舉兵東向則黃巾可掃還討黑山

則張燕可滅回師北首則公孫必擒震臨戎狄則匈奴立定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士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誅討未服以此爭鋒誰能禦之比及數年其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卽表授爲奮武將軍使監護諸軍魏郡審配廩田豐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乃以豐爲別駕配爲治中甚見器任馥自懷猜懼辭紹索去往依張邈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因共耳語馥時在坐謂見圖謀無何如廁自殺其冬公孫瓚大破黃巾遠屯槃河威震河北冀州諸城無不望風響應紹乃自擊之瓚兵三萬列爲方陣分突騎萬匹翼軍左右其鋒甚銳紹先令麴義精兵八百強弩千張以爲前登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一時同發瓚軍大敗斬其所置冀州刺史嚴綱獲甲首千級餘麴義追至界頭瓚斂兵還戰義復破之遂到瑯營拔其牙門餘衆皆走紹在後十數里瓚已破發轍息馬唯衛帳下強弩數十張大戟七百許人敗兵二千餘騎卒至圍紹數重射矢雨下雲扶紹使却入空垣紹脫髮齧指抵地曰大丈夫當死而反逃墻垣耶促使諸弩競發多傷瓚騎衆不知是紹頗稍引

却會麴義來迎騎乃散退三年瓚又遣兵至龍湊挑
戰紹復擊破之瓚遂還幽州不敢復出四年初天子
遣大僕趙岐和解關東使各罷兵瓚因此以書警紹
紹於是引兵南還麴義自恃有兵驕縱不軌紹召殺
之而并其衆興平二年拜紹右將軍其冬車駕爲李
傕等所追於曹陽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合輔世濟
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鮮外託義兵
內實相圖未有憂存社稷卹人之意且今州城初定
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卽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
上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紹將從其計郭圖淳于

曰漢室凌遲爲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其難
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衆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
先得者王今迎天子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
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爲得於時
爲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焉夫權不失機功不厭
速願早圖之帝立旣非紹意竟不能從初紹有子三
譚熙尚譚長而惠尚少而美紹後妻劉有寵而愛
尚數稱於紹紹亦奇其姿容欲使傳嗣乃以譚熙兄
後出爲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
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卜吉之

制也願上惟先代成則之議下思逐兇分定之議若
其不改禍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視
其能於是以前子熙為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為并州
刺史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都許乃下詔書於紹責
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而且擅相
討伐紹上書自陳於是以前紹為太尉封鄴侯時曹操
自為大將軍紹恥為之下偽表辭不受操大懼乃讓
位於紹二年使將作大匠孔融持節拜紹大將軍錫
弓矢節鉞虎賁百人兼督冀青幽并四郡然後受之
紹每得詔書患有不便於已乃欲移天子自近使說

宜投
有光
見田
豐邑
是進
了

操以許下邳濕洛陽殘破宜徙都襄陽以就全實操
拒之田豐說紹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
迎天子動託詔令響號海內此策之上者不爾終為
人所擒雖悔無益也紹不從四年春擊公孫瓚遂定
幽土事在瓚傳紹既并四州之地眾數十萬而驕心
轉盛貢御稀簡主簿耿包密白紹曰赤德衰盡袁為
黃胤宜順天意以從民心紹以包白事示軍府僚屬
議者以包妖妄宜誅紹知眾情未回不得已殺包以
弭其迹於是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出攻許以審配
逢紀統軍事田豐蒞謀及南陽許攸為謀主顏良文

配爲將帥沮授進說曰近討公孫瓚師出歷年百姓
疲敝倉庫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
獻捷天子務農逸人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
然後進屯黎陽漸管河南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分遣
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
也郭圖審配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今以
明公之神武連河朔之強衆以伐曹操兵勢譬若覆
手今不特取後難圖也授曰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
恃衆憑強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曹操奉迎
天子建宮許都今舉兵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

不在強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生受
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竊爲公懼之
圖等曰武王伐紂不爲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
且公師徒精勇將士思奮而不及時早定大業所謂
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伯吳之所以亡也
監軍之計在於持久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圖
言圖等因是譖沮授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
寢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同者亡此黃石之所以忌
也且御衆於外不宜知內紹乃分授所統爲三都督
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未及行五年左將軍

劉備殺徐州刺史車胄據沛以昔曹操懼乃自將
征備田豐說紹曰與公爭天下者曹操也操今東擊
劉備兵連未可卒解今舉兵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
兵以幾動斯其時也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
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難遇之幾而以嬰兒病失其
會惜哉紹聞而怒之從此遂疎焉曹操畏紹過河乃
急擊備遂破之備奔紹紹於是進軍攻許田豐以既
失前幾不宜便行諫紹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
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今
不如久持之將軍據出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
淮內修農戰然後備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
據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
奔命人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
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
無及也紹不從豐強諫許紹紹以爲沮衆遂械繫之
乃先遣顏良攻曹操別將劉延於白馬紹自引兵至
黎陽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勢存則
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
馬不敵君何懼焉操曰以曹兗州之明畧又挾天子
以爲資我雖剋伯圭衆實爲敵而主驢將怯軍之破

敗誠在此舉矣揚雄有言六國豈非為弱姬今之
謂乎曹操遂救劉延擊顏良斬之紹乃渡河壁延津
南沮授臨船嘆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
其濟乎遂以疾退紹不許而意恨之復省其所部并
屬郭圖紹使劉備文醜挑戰曹操又擊破之斬文醜
再戰而擒二將紹軍中大震操還屯官渡紹進保陽
武沮授又說紹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軍南軍
穀少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於緩師宜徐
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漸逼官渡遂合戰
操軍不利復還堅壁紹為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皆蒙

盾而行操乃發石車擊紹櫓皆破軍中呼曰霹靂石
紹為地道欲襲操操輒於內為長塹以拒之又遣奇
兵襲紹運糧軍大破之盡焚其穀食相持百餘日河
南人疲困多叛應紹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
迎糧運沮授說紹可遣蔣奇別為一軍於表以絕曹
操之鈔紹不從許攸進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
下餘守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叛則操
為成禽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又不
能用會攸家犯法害醜收繫之攸不得志遂奔曹操
而說使襲取淳于瓊等瓊等時宿在烏巢去紹軍四

十里操自將步騎至千人夜往攻破瓊等悉斬之初
紹聞操擊瓊謂長子譚曰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
無所歸乃使高覽張郃攻操營不下二將聞瓊等敗
遂降操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與譚等幅巾乘馬與
八百騎渡河至黎陽北岸入其將軍蔣義渠營內至
帳下把其手曰孤以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
使宣令焉衆聞紹在稍復集餘衆僞降曹操盡坑之
前後所殺八萬人沮授爲操軍所執乃大呼曰授不
降也爲所執耳操見授謂曰分野殊異遂用圯絕不
圖今日乃相得也授對曰冀州失策自取奔北授知
力俱困宜其見擒操曰本初無謀不相用計今果
過紀國家未定方當與君圖之授曰叔父母弟懸命
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爲福操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
是慮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袁氏乃誅之紹外
寬雅有局度喜怒不形於色而性矜愎自高短於從
善故致於敗及軍還或謂田豐曰君必見豐曰公
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而吾數以至言逆之若勝而
喜必能赦我戰敗而怨內忌將發若軍出有利當蒙
全耳今旣敗矣吾不望生紹還曰吾不用田豐言果
爲所笑遂殺之官渡之敗審配二子爲曹操所擒孟

岱與配有隙因蔣奇言於紹曰配在位專政族大兵強且二子在南必為反畔郭圖辛評亦為然紹遂以岱為監軍代配守鄴護軍逢紀與配不睦紹以問之紀對曰配天性烈直每所言行慕古人之節不以二子在南為不義也公勿疑之紹曰君不惡之耶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曰善乃不廢配配紀由是更協與州城邑多畔紹復擊定之自軍敗後發病七年夏薨未及定嗣逢紀審配宿以驕侈為譚所病辛評郭圖皆比於譚而與配紀有隙眾以譚長次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為害遂矯紹遺命奉尚為嗣譚自稱車騎將軍出屯黎陽尚少與其兵而使逢紀隨之譚求益兵審配等又議不與譚怒殺逢紀曹操渡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乃留審配守鄴自將助譚與操相拒於黎陽自九月至明年二月大戰城下譚尚敗退操將圍之乃夜遁還鄴操進軍尚逆擊破操操軍還許譚謂尚曰我鎧甲不精故前為曹操所敗今操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而不許既不益兵又不易甲譚大怒郭圖辛評因此謂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為兄後者皆是審配之所構也譚然之遂引兵攻尚戰

於外門譚敗乃引兵還南皮別駕王修率吏人自青州往救譚譚還欲更攻尚問修曰計將安出修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若如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交鬪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橫行於天下譚不從尚復自將攻譚譚戰大敗嬰城固守尚圍之急譚奔平原而遣辛毗詣曹操請救曹操遂還救譚六月至黎陽尚聞操度河乃釋平原還鄴尚將呂曠高翔畔歸曹氏譚復陰刻將軍印以假曠翔操知譚詐乃以子整娉譚女以安之而引兵還九年三月尚使審配守鄴復攻譚於平原曹操因此進攻鄴審配將馮札爲內應開突門內操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門門閉入者皆死操乃鑿堙圍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而不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尚聞鄴急將軍萬餘人還救城操逆擊破之尚走依出蓋爲管操復圍之未合尚懼遣陰夔陳琳求降不聽尚還走蓋州操復進急圍之尚將馬延等臨戰降衆大潰尚奔中山蓋收其輜重

得尚印綬節蓋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審配令
士卒曰堅守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何憂無主操
出行圍配伏弩射之幾中配以其兄子榮爲東門校
尉榮夜開門內操兵配拒戰城中生獲配操謂配曰
吾近行圍弩何多也配曰猶恨其少操曰卿忠於袁
氏亦自不得不爾意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
見者莫不歎息遂斬之全尚母妻子還其財寶高幹
以并州降復爲刺史曹操之圍鄴也譚復背之因略
取甘陵安平渤海河間攻尚於中山尚敗走故安從
黑龍潭悉收其衆還屯龍湊十二月曹操討譚軍共
門譚夜遁奔南皮臨清河而屯明年正月操急攻之
譚欲出戰軍未合而破譚被髮驅馳追者意非恒人
趨奔之譚墮馬顧曰咄兒過我我能富貴汝言未絕
口頭已斷地於是斬郭圖等戮其妻子熙尚爲其將
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
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操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
違者斬衆莫敢仰視各以次歎至別駕韓珩曰吾受
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
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爲也一坐爲珩失色觸
曰夫舉大事當十一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

志以厲事君曹操聞節甚高之屢辟不至卒於家
高幹復辟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口關十一年曹操
自征幹幹乃留其將守城自詣匈奴求救不得獨與
數騎亡欲南奔荆州上洛都尉捕斬之十二年曹操
征遼西擊烏桓尚熙與烏桓逆操軍戰敗走乃與親
兵數千人奔公孫康於遼東尚有勇力先與熙謀曰
今到遼東康必見我我獨為兄手擊之且據其郡猶
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規取尚以為功乃先置精勇於
廐中然後請尚熙疑不欲進尚疆之遂與俱入未
及坐康叱伏兵禽之坐於凍地尚謂康曰未死之間
寒不可忍可相與席康曰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為
遂斬首送之康遼東人父度初避吏為玄菟小吏中
平元年還為本郡守在職敢殺伐郡中名豪與已宿
無恩者遂誅滅百餘家因東擊高句驪西收烏桓威
行海畔時王室方亂度恃其地遠陰獨懷幸會襄平
社生大石丈餘下有三小石為足度以為已瑞初平
元年乃分遼東為遼西中遼郡並置太守越海收東
萊諸縣為營州刺史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建安九
年曹操差為奮武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死康嗣故遂
據遼土焉

劉備

劉備涿郡人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也少孤貧與母以販履爲業長七尺五寸垂手下鄰顧自見其耳有大志少言語喜怒不形於色嘗與公孫瓚同師事盧植由是往依瓚瓚使備與田楷徇青州有功因以爲平原相備少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相友善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常山趙雲爲本部將吏兵詣公孫瓚瓚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獨迷而能反乎雲曰天下訥訥未知孰是

民有倒懸之厄鄴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為忽袁公
 私明將軍也劉備見而奇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至
 平原為備主騎興平元年十二月徐州牧陶謙疾篤
 謂別駕東海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
 率州人迎備備未敢當曰袁公路近在壽春君可以
 州與之典農校尉下邳陳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
 主今欲為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下可
 以割地守境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
 北海相孔融謂備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耶冢中
 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

可也備遂領徐州建安元年夏六月袁術攻劉備以
 下徐州備使司馬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于盱眙淮
 陰相持經月更有勝負下邳相曹豹陶謙故將也與
 張飛相失飛殺之城中乘亂袁術與呂布書勸令襲
 下邳許助以軍糧布大喜引兵水陸東下備將開門
 迎之張飛敗走布虜備妻子及將吏家皆備聞之引
 還北至下邳兵潰備收餘軍東取廣陵與術戰又
 敗屯於海西饑餓困蹙吏士相食從者皆棄去備乃召
 家財助軍備壽春於布布亦忿袁術遂起兵備乃召
 備復以為豫州刺史與孫策擊術使之小沛秋九月

袁術遣紀靈等步騎二萬攻劉備備求救於布率步
騎千餘馳往之靈等聞布至皆歛兵而止布屯於
沛城西南遣使下請靈等靈等亦請布布往就之與
備共飲食布謂靈等曰玄德布弟也為諸君所困故
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喜解鬪爾乃令諸軍植戟於
營門布擊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各解
兵不中可留決鬪布卽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言
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備合兵得萬餘
人布惡之自出兵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
豫州牧遂益其兵給糧食使東至沛收散兵以圖

布三年夏四月呂布復與袁術通遣其將高順之
遼攻劉備曹操遣將夏侯惇救之為順等所敗順等
破沛城虜備妻子備單身走四年初車騎將軍董承
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操從容謂備
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
備方食失匙箸值天雷震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裂
必變良有以也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種輯等同謀會
操遣備邀袁術郭嘉董昭皆諫曰備不可遣也操悔
追之不及術既南走備遂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
守下邳行太守事身還小沛郡縣多叛操為備備衆

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兵操遣長史劉岱擊之不克
備謂岱曰使汝百人來無知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
耳五年春正月董承謀洩曹操殺承種輯曰夷三族
操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擒關羽備奔青
州因袁譚以歸袁紹紹聞備至身去鄴二百里迎之
駐月餘所亡士卒稍稍歸之關羽奔歸劉備左右欲
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秋七月劉備畧汝穎
之間自許以南吏民不安曹操患之曹仁曰南方有
大軍方有目前之急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強兵臨
之其背叛固宜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

也操乃使仁將騎擊備破走之盡復收諸叛縣而還
備還至紹軍陰欲離紹乃使南連劉表紹遣備將本
兵復至汝南衆數千人曹操遣將蔡陽擊之為備所
殺六年秋九月操自擊備於汝南備奔劉表表聞備
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備在
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厠慨然流涕表惟問備備
曰平常身不離鞍馬骨皆消今不復騎解裡肉生日
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十二年曹
操北征烏桓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操自柳城還
表謂備曰悔不用公言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

史記卷之七
幾會之來豈有必極乎若能應之于後者則未足為
恨也劉備訪諸葛亮於隆中亮說備以時有荆益保
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其孫權內修政治外觀時變則
霸業可成漢室可興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十
三年初劉表二子琦琮表為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
蔡氏遂愛琮而惡琦表妻弟蔡瑁外甥張允並得幸
於表日相與毀琦而譽琮琦不自寧會黃祖死琦求
代其任表乃以琦為江夏太守表病甚琦歸省疾瑁
允恐其見表而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乃謂琦曰
將軍命君撫臨江夏其任至重今釋衆擅來必見譴

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出表卒瑁允等以琮為嗣琦以
侯印授琦琦怒投之於地將因奔喪作難會曹操軍
至琦奔江南章陵太守蒯越等勸劉琮降操曰逆順
有大體彊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以新造之楚
而禦中國以劉備而敵曹公三者皆短將何以待敵
且將軍自料何如劉備若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
不能以自存也若足禦曹公則備不為將軍下也琮
從之九月操軍至新野琮遂舉州降以節迎操操遂
進兵特劉備屯樊琮不敢告備備久之乃覺遣使問

宗琮令人詣備言旨時曹操已在宛備乃大驚駭呼
部曲共議或勸備攻琮荆州可得備曰劉荆州臨亡
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為死何面目以見劉
荆州乎備將衆云過襄陽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
左右及荆州人多歸備備過祀表墓涕泣而去比到
當陽衆十萬餘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
乘船數千隻使會江陵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今
雖擁大衆衣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曰夫
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去操以江陵
有軍實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輕車到襄陽聞備已

過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
於當陽之長坂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
十騎走操大獲其人衆輜重張飛將二十騎拒後飛
據水斷橋植曰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
操兵無敢近者或謂備趙雲北走備以手執摘之曰
子龍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身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
得濟沔遇劉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冬十月劉備
因魯肅以歸孫權遂與權操於赤壁十二月劉備
表劉琦爲荆州刺史引兵南徇四郡武陵長沙桂陽
零陵諸郡皆降備以諸葛亮爲軍師使督零陵桂陽

長沙三郡調其租稅以充軍實以趙雲為桂陽太守
十四年冬十二月孫權以備領荊州牧周瑜分南岸
地以給備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權以妹妻備妹
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
入心常凜凜十五年冬十二月劉表故吏士多歸備
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衆乃自詣京見孫
權求都督荊州周瑜勸留之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
舉英雄不從備還公安久乃聞之嘆曰天下智謀之
士所見畧同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孤方
危急不得不往此誠險塗殆不免周瑜之手周瑜卒
權以魯肅代瑜領兵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與其
拒曹操權從之十六年冬十二月曹操遣鍾繇向漢
中蜀州牧劉璋聞之內懷恐懼別駕張松素負其才
付璋不足與有為而三於備因說璋曰曹公兵無敵
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
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讐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
魯必破矣魯破則益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為也今州
中諸將皆恃功驕豪欲有外志不得豫州則敵攻其
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然之問誰可使者松因
薦法正璋遣正將四千人迎備備王簿黃權諫曰劉左

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過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三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壘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清璋不聽法正至荆州勸劉備取益州備疑未決龐統言於備曰荆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車騎北有曹操難以得志今益州戶口百萬土沃財富誠得以爲資大業可成也備曰今指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于天下柰何統曰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備以爲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荆州以趙雲領留營司馬備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孫權聞備西上遣舟船迎妹而夫人欲將備子禪還吳張飛趙雲截江乃得禪還劉璋救在所供奉備備入境如歸前後贈遺以巨億計備至巴郡太守嚴顏拊心嘆曰此所謂獨坐窮山如虎自衛者也備言江州北由墊江水詣涪縣率步騎二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耀日往會之備喜令法正自備便於會龔璋備曰此事不可倉卒龐統曰今因會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備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

也璋推備行天司馬領司隸校尉備亦推璋行鎮西
大將軍領益州牧所將將士更相與適歡飲百餘日
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備奔
軍三萬餘人車田器械資皆甚盛璋還成都備北到
葭萌未卽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十七年冬十二
月劉備在葭萌曹操攻孫權權呼備自救備貽璋書
曰孫氏與孤本爲唇齒而關羽兵弱今不往救則曹
操必取荊州轉侵州界其憂甚於張魯魯自守之賊
不足慮也因求益萬兵及資糧璋但許四千其餘皆
給半備因激怒衆曰吾爲益州控強敵師徒勤拜而

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張松書與備曰今
大事垂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肅恐禍及已因發其
謀於是璋收斬松敕關戍諸將文書皆勿復得與備
關通備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高沛責以無禮斬
之勒兵逕至關頭并其兵進據涪城十八年夏五月
璋遣其將吳懿等拒備皆敗退保綿竹懿詣軍降璋
復遣護軍李嚴督綿竹諸軍嚴亦率其衆降備軍強
益分遣諸將平下屬縣進軍圍雒城十九年夏五月
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克巴
東至江州破巴郡太守嚴顏生獲之飛呵顏曰大軍

既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地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出斬顏顏容上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耶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分遣趙雲從外水定江陽捷為飛定巴西德陽劉備圍雒城且一年龐統為流矢所中卒法正賤與劉璋為陳形勢強弱且曰左將軍從舉兵以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愚以為可圖變化以保尊門璋不答雒城潰備進圍成都諸葛亮張飛趙雲引兵來會馬超知張魯不足與計事備使建寧督郵李恢往說之超遂從武都逃入氐中密書請降於備備

使止之而超以兵資之超到令引軍屯城北城中震怖備圍城數十日使從事中郎簡雍入說劉璋時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加百姓百姓攻戰三年肌膏野草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與簡雍同輿出降羣下莫不流涕備遷璋于南郡公安盡歸其財物佩振威將軍印綬後孫權取荊州以璋為益州牧駐秭歸璋卒南中豪率雍闓據益郡反附於吳權復以璋子闡為益州刺史處交益界首諸葛亮平南上闡還吳為御史中丞初璋長子循妻龐羲女也備定

蜀義為左將軍司馬璋時從義啓留循備以為奉車
中郎將是以璋二子之後分在吳蜀備入成都置酒
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備領
益州牧以諸葛亮為軍師將軍益州太守董和為掌
軍中郎將並署左將軍府事馬超為平西將軍法正
為蜀郡太守黃忠糜竺簡雍黃權許靖俱為將軍李
嚴為犍為太守零陵劉巴為西曹掾廣陵彭萊為益
州治中從事初董和在郡清檢公直為民夷所愛信
蜀中推為循吏故備舉而用之備之自新野奔江南
也州之郡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北詣魏公操操

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備畧有三郡巴事不
成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蒸以書招之
巴不從備深以為眼巴遂自交趾入蜀依劉璋及璋
迎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為害既入巴復諫曰若
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闕門稱疾
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
喜是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附獨黃權閉城堅守須
璋稽服乃降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
也吳懿等璋之婚親也彭萊璋之所擯棄也劉巴宿
昔之所怨恨也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

無不兢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成都之圍也備與士
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皆
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劉巴
曰此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備
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時議者欲以成都各田宅
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何以家爲今
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
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
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不宜奪之
以私所愛也備從之備之襲劉璋也留中郎將霍峻

守葭萌城張魯遣楊昂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
可得城不可得昂乃退後璋將向存等帥萬餘人由
閬水上攻圍峻且一年峻城中兵纔百人數伺其隙
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斬存備既定蜀乃分廣漢爲
梓潼郡以峻爲梓潼太守初赤壁之役權遣使報備
曰張魯王巴漢爲曹操耳目規畫益州劉璋不武不
能自守若奪得蜀則荊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進討
張魯首尾相連一統吳楚雖有十探無所憂也或以
爲宜聽許吳終不能越荊有蜀蜀地可爲已有荆
州主簿殷觀進曰若爲吳先驅進未能克蜀退爲吳

所乘卽事去矣今但可贊其伐蜀而曰說新據諸郡
未可動吳必不敢越我而獨取蜀如此進退之計可
以收吳蜀之利備亦欲自圖蜀答曰益州民富疆土
地險阻劉璋雖弱足以自守張魯虛偽未必盡忠於
操今暴師於蜀漢轉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
失利此吳起孫武所不能也曹操雖有無君之心而
有奉主之名議者見操失利於赤壁謂其力屈無復
遠志也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于滄海
觀兵于吳會何肯守此坐須老乎今同盟無故自相
伐借樞于操使敵承其隙非長計也權不聽遣

瑜率水兵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
當被髮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使關羽屯江陵張飛
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備自往僂陵權知備意乃歸
及備取益州權聞之怒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諸葛
亮佐備治蜀政頗尚嚴峻二十年孫權以備已得益
州使使報欲得荊州備言須得涼州當以荊州相與
權忿之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部備引兵
五萬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是歲曹操將擊張魯魯
奔南山入巴西秋七月備聞之與權連和分荊州江
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引兵還江州

曹操以夏侯淵督張郃徐晃等二漢中以丞相長史
杜襲留督漢中事張魯之走巴中也襲與權言於劉備
曰若失漢中則二巴不振此為割之股臂也備乃
以權為護軍率諸將迎魯魯已降於操權遂擊朴胡
杜濩任約破之操使張郃督諸軍徇三巴欲徙其民
於漢中進軍宕渠劉備使巴西太守張飛與郃相拒
五十餘日飛襲擊郃大破之郃走還南鄭備亦還成
都二十三年夏四月劉備屯陽平關夏侯淵張郃徐
晃等與之相拒備遣絕馬鳴閣道徐晃破擊之郃屯
沔右備攻之不能克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

事寔為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計若無
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秋七月操
自將擊劉備九月至長安二十四年夏侯淵戰雖數
勝操常戒之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
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及
淵與劉備相拒踰年備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
營於定軍山淵引兵爭之將軍黃忠乘高鼓譟從之
淵軍大敗斬淵張郃引兵還陽平眾推郃為軍主郃
欲渡漢水來攻諸將以眾寡不敵欲依水為陳以拒
之郭嘉曰此示形而不足變敵非算也不如遠水為

陳引而致之平濟而後擊之備乃可破也既陳備疑
不渡春二月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劉
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歛眾拒
險終不交鋒操還去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
不還將軍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
雲率與相遇遂前突其陳且鬪且却魏兵散而復合
追至營下雲入營便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
伏引去雲擂鼓震天惟以勁弩隨後射魏兵魏兵驚
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眾備明日自來雲營
視昨戰處日子雲一身都是膽也操與備相守月餘

魏軍士多亡夏五月操引兵出漢中諸軍還長安劉
備遂有漢中秋七月劉備自稱漢中王立子禪為太
子拔魏延領漢中太守鎮漢川備還治成都以許靖
為太傅法正為尚書令關羽為前將軍張飛為右將
軍馬超為左將軍黃忠為後將軍餘皆進官是年孫權
襲殺關羽取荊州魏文帝黃初二年春三月蜀中傳
言漢帝已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諡曰孝愍皇
帝群下荒言符瑞勸漢中王稱尊號前部司馬費詩
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偏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
糾合士眾將以討賊今天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

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耶愚臣誠不為殿下取也王不悅左遷詩為永昌從事夏四月丙午漢中王卽帝位於武擔之南大赦改元章武車騎將軍張飛爲其左右所害初先主忿孫權襲關羽將東征趙雲諫曰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操身雖斃子不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若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也先主不聽秋七月遂帥諸軍伐吳吳將陸遜率吳等

五種歸將軍吳班馮習破吳等軍次秭歸武陵五蠻夷遣使請兵二年春正月蜀主軍還秭歸將軍吳班水軍屯夷陵夾江東西岸二月蜀主自秭歸率諸將進軍緣山截嶺於夷陵道狹亭駐營自佷山通武陵遣侍郎馬良安撫五路蠻咸相率響應將軍黃權督江北諸軍與吳軍相拒於夷陵道夏六月黃氣見自秭歸十餘里黃氣下丈後十餘日陸遜大破蜀主軍於猓亭將軍吳懿等皆沒蜀主自猓亭還秭歸收拾離散兵遂至加路由步道還永安孫權聞蜀主住白帝甚懼遣使請和蜀主許之三年春二月丞相

亮自成都到永安蜀主病篤託孤於亮尚書令李嚴
爲副夏四月先主殂于永安宮時年六十三遺詔敕
後主曰朕初疾但下痢耳得轉難他病殆不自濟人
五十不稱天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不復自傷但
以卿兄弟爲念丞相歎卿知量甚大增修過於所望
審能如此吾復何憂勉之勉之勿以小惡而爲之勿
以小善而勿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勿效
之可讀漢書禮記閑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盡益
人意知聞丞相爲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
道亡可自更求聞達臨終時呼魯王與語吾亡之後

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已

劉備傳子禪諸葛亮受遺詔輔政亮卒宦官黃皓用
事平尚書事董厥諸葛瞻皆不能矯正士大夫多附
之禪弟甘陵王求憎皓皓譖之使十年不得朝見吳
使薛瑒來聘及還吳主問漢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
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
野民皆菜色禍將至矣及司馬昭遣鄧艾鍾會伐蜀
禪降禪子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
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後
主不納遂送璽綬是日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

而後自殺左右無不爲滄泣者禪旣降魏至洛陽封
爲安樂公司馬昭與禪宴爲之作故蜀歌旁人皆爲
之感愴而禪喜笑自若昭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
於是乎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況姜維耶充
曰不如是殿下何由并之他日昭問禪曰頗思蜀否
禪曰此間樂不思蜀卻正聞之語禪曰若後問宜泣
答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
其目會昭復問對如前昭曰何乃似卻正語邪禪驚
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後卒於洛陽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九十七

